

苏式家具中的明式家具细部解析

李敏秀^{1,2}, 李克忠², 戴向东²

(1.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通过对苏式家具中的明式家具其骨架构件的断面细部、局部装饰细部、构件连接处细部以及家具的边缘、近地和接地处细部等的分析,探讨了苏式家具细部对丰富家具的视觉效果,提高制品的安全性、舒适性、耐用性、稳定性,延长家具的使用寿命,增强家具的艺术性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苏式家具;明式家具;细部

中图分类号:TS6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461(2010)02-0167-06

Discussion on Details of Ming-style Furniture Represented by Su-style Furniture

LI Min-xiu^{1,2}, LI Ke-zhong², DAI Xiang-dong²

(1. College of Ar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6, China;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and Art Desig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04, China)

Abstract: Su-style furniture is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Ming-style furniture. Through analyzing the typical details of Su-style furniture, that is, the cross sections of the main parts that form the framework of the piece, the decorative details, the details used in those visible joints, the edges of the piece, and the points where it touch the ground, etc, it is found that the details are so reasonable that they can enrich the effects of the piece, improve the security, the comfort, dur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it, and can prolong the life of the piece, or make it much more attractive, and so on.

Key words: Su-style furniture; Ming-style furniture; details

苏式家具一般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生产的家具,它又因时代风格的不同而分为明式与清式两类,其中的明式家具把中国古典家具“造型简练、以线为主”;“结构严谨、作工精细”;“装饰适度、繁简相宜”;“木材坚硬、纹理优美”^[1]这四大特点表现到了极致,代表了中国家具的最高成就。

以往人们对苏式家具中的明式家具研究得并不多。刘建龙在《明清家具》的前言中提及苏式家具,但并未作专门详解^[2];胡德生在《中国古代家具》一书中,只特别提出清代的苏式家具,未探讨苏式中的明式家具^[3];朱家溍主编的《明清家具》,用到了“苏作”家具这一概念^[4],但这一名称与“苏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了工艺,而“苏式”则更多地强调风格与设计特色(包括细部)。濮安国在《明清苏式家具》一书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明清苏式家具的背景、品类、形制、用料、工艺以及风格演变^[5],而在他的《苏

式家具与广式和京式家具》中,则比较了苏式与广式及京式的风格差异,但没有对苏式家具细部进行剖析^[6]。

人们在赏析、评鉴明式或苏式家具的时候,常常从造型、用材、装饰、做工等方面去考量,忽视了对细部的分析,使得人们对苏式中的明式家具其设计匠心和科学性的认识不够全面。

苏式家具无论是椅凳、桌案还是箱柜、架几等,它们的细部都处理得十分完善。本研究着重分析苏式家具的典型细部在实用、安全、视觉、艺术等方面的特点与作用,以期扩展人们对苏式中的明式家具的认识视野,并为现代家具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腿、档等骨架构件的断面细部

苏式家具的腿、档等骨架构件,其断面细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匠师们的智慧与巧思。

收稿日期:2009-04-24 修回日期:2009-06-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中日传统家具文化比较研究”(07BF3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90451159)。

作者简介:李敏秀,女,副教授,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家具设计艺术。

1.1 圆或弧形断面的构件

断面圆形或弧形的构件在苏式家具中应用极广,例如在椅子、桌案等各种家具中,但凡以线为要素构成的形式,都尽可能地将其边部做得圆润。这种做法在安全、耐用与视觉等方面都有着比方形或带棱边的构件更多的优点。

从安全角度看,人与圆形或弧形构件接触时一般不易碰伤碰痛;在使用的过程中,圆或弧形构件所受到的磨损也相对小些,而且在木材径、弦向(构件横向)上,其木纤维之间的连接强度要弱于横向上(构件长度方向)纤维自身的连接强度,带棱的构件在这方面更容易受到外力作用而产生剥离或劈裂。古罗马维特鲁威在论述塔楼形状时曾说过:“圆形的……即便像契一般打进中心去,也不可能损伤”,这说明西方古典时代的人们就意识到圆形较方形更具安全性。然而西方的工匠们并没有太多地将这一认识应用于家具制作中,古希腊与古罗马家具更注重形式的优美,而细部却有时不那么完善。再者从视觉上说,方形断面的构件从对角方向上看去,会比圆形边部的构件要粗大(图 1、图 2)($\sqrt{2}a>1a$)。

事实上,相同长度的方形构件,其表面积也要比直径与其边长相等的圆形构件要大一些。就木材材性而言,它具有各向异性的特点,若将木质构件做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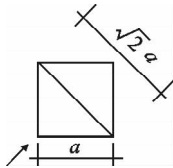


图 1 断面边长为 a 的方形构件对角透视尺寸
Fig. 1 Diagonal size of a squ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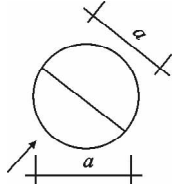


图 2 断面直径为 a 的圆形构件透视尺寸
Fig. 2 Diameter of a circle

均匀的圆直形态,会减少其因空气湿度变化而变形与开裂的机会。

苏式家具中的圆形构件多为匀直或稍作渐变的形式,当然也有作成竹节状的,而竹节这一细部形态乍看不觉其妙,但如果拿它与西方车木构件作一比较,前者的单纯、静穆、严肃则彰显了出来(图 3、图 4)。苏式家具仿竹节形式的构件有时会被做得更切近竹材的自然效果,即将其直径做成有些许变化,其节子的膨出也有些差异,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是保持模仿竹的自然生长状态,因而也非常耐看(图 5)。



图 3 仿竹构件细部之一
Fig. 3 Bamboo-shaped detail



图 4 西方古典家具构件细部
Fig. 4 Turned leg of a Roman piece



图 5 仿竹构件细部之二
Fig. 5 Another bamboo-shaped detail

苏式家具中还有弯腿的构件形式,但一般在椅类家具中不多见,大概是出于庄重的考虑吧,“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倘若一把椅子其腿足本身就弯扭花哨,难免对就坐者有不良的导向作用。明代后期椅类家具中弯腿构件则渐多见,并且在影响下,英国齐彭代尔式家具也以这种腿足为主要的构件形式,称为 Cabriole。不过,这种腿形在苏式椅类家具中相对较少见,而在几架类等小件家具则时有出现。

1.2 断面带有装饰线脚的框架构件细部

苏式家具的腿足构件中还时有采用装饰线脚的做法。例如有将方腿分棱瓣也即匠师所谓的“甜瓜棱”^[8],这一做法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如前所述,方

形断面的腿足在视觉上会比与其边长相同的圆形断面的构件显得粗壮,但当将其边缘细部起棱,那么它就会显得轻巧些,其作用与古希腊经典柱式上起槽有些相似。而且,起棱后的腿足更具装饰性。

2 局部装饰细部

拉斯金曾说,“看一栋房屋是不是建筑,就要看它有没有装饰”。这一观点被现代主义建筑代言人给否定了,柯布西耶说“房子是住人的机器”,“椅子是坐人的机器”。卢斯则称“装饰是罪恶”。虽然有些西方后现代艺术家从文脉、语意等角度为装饰找到了理由,但对于中国苏式经典家具,我们是否也要

问一下装饰的必要性呢？也许通过对其局部装饰的分析,能够给出一个中肯的答案来。

根据功效,苏式家具的局部装饰分为 2 种情形,一种是纯粹为了视觉效果而做的,另一种是为了兼顾美观和实用(为提高家具物理性能或实现某些具体功能)而做的。

2.1 纯装饰细部

苏式家具的装饰非常适度,往往能够成为家具的“眼”。所谓“嫩绿枝头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不仅苏式家具装饰不过于繁复,而且在装饰时还注重构思的精巧与笔墨的简省,正如沈春泽序《长物志》时所说:“(几榻)……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

如将苏式紫檀木(Red sandalwood,拉丁学名为 *Pterocarpus indicus*)扇面形南官帽椅(王世襄藏)椅背上的装饰独立出来(图 6),乍看起来似乎与元代剔红栀子花纹圆盘有着类似的效果(图 7),前者是紫檀木上铲地作出的图案,后者是雕漆手法,但很明显的是,前者的疏密更得当、主体更突出。

同样是上述南官帽椅的牡丹纹装饰,其纹饰的基底并未“收拾”干净,留有几刀交错的痕迹,有人认为这如同日本美术中的“诧”^[7],即做法产生了让人惊讶的效果。不过事实情况也许并非故意,而是工匠不经意造成的,因为手工制品往往难免会留下人工的痕迹。英国 19 世纪艺术评论家拉斯金曾经说过:“人类并不倾向于用工具的准确性来工作,也不倾向于在其所有的活动中做到精确与完美,如果使用那种精确性来要求他们,并使他们的指头像齿轮一样去度量角度,使他们的手臂像圆规一样去画弧,那你就没有赋予他们以人的属性”。这种非精确性与不尽“完美”的特性有时也正是人们所赞赏的,难怪像拉斯金这样的评论家能够接受甚至是愿意看到

在艺术品上留有工匠劳作时“粗心的痕迹”。



图 6 苏式紫檀木扇面形南官帽椅背装饰
Fig. 6 Floral Ornament of a Su-style official-hat-chair in red sandalwood



图 7 元代剔红栀子花纹圆盘
Fig. 7 Yuan dynasty circular disk decorated with gardenia detail

2.2 实用性装饰细部

其一是卡子花、牙头、矮佬等能起到加固或稳定家具作用的装饰(图 8~图 10);其二是像拉手、合页、铜锁等实用的五金装饰件。这些装饰细部可以通过构件的重复应用,增强风格的统一性,并产生韵律感^[8]

如果根据装饰与家具整体间的关系,还可以将家具局部装饰划分为整体性装饰(Integral ornamentation)和附加性装饰(applied ornamentation)^[9]。



图 8 双卡子花
Fig. 8 Decorative strut



图 9 牙头
Fig. 9 Detail of a corner apr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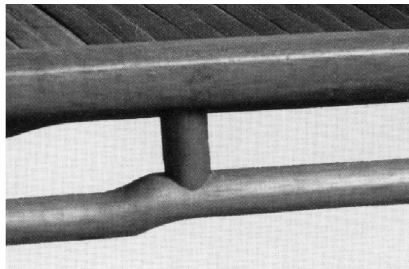


图 10 矮佬
Fig. 10 Detail pillar-shaped strut

椅背上的局部雕刻、家具腿足上各种形式的线脚、蜻蜓腿、马蹄足等,其装饰都是实施在构件本身上的,属于整体性装饰。这种装饰在不削弱制品强度的前提下,增加了让人品味的细节,由于这一类装饰在苏式家具中应用得比较有节制,就更显得构思

精巧。

镶入凳、墩、桌、案面心及柜门、床围子的各种纹饰、铜铁片叶包裹家具及作为面叶、拉手、合页等各种饰件,都是附加在家具基材上的,是附加性装饰,也即王世襄先生所说的“附属构件”^[10]。苏式家具

由于使用的多是黄花梨(*Dalbergia odorifera*)与紫檀木等硬木材料,为了不破坏材料的美感,其附加性装饰也做得非常严谨有度,这也是江南文人高雅淡泊之气的自然流露。

苏式家具,始终没有如同广式家具一样的羊蹄脚、鲤鱼肚以及类似的部件装饰性符号或样式^[6],家具装饰中所表现出的端庄、秀雅之风贯穿了苏式家具发展的始终。

苏式家具装饰适度,还有一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修身养性的需要。战国时《吕氏春秋》就有“……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燂热。……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对于欲望的满足只有遵从“适度”的原则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而且还特别指出之所以要这样并不是由于“好俭而恶费”,而完全是为了节制欲望,冶情养性。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代万历年间的制作的书桌上,就刻有“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冯,逸我百年”^[11]。这种遵从适度的原则,在当今显然也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3 可见的构件连接处细部

苏式家具不同构件之间的连接部位的做法也较有特色,视家具品类及连接部位的不同有多种处理方式,其中有些是非常精妙的。

3.1 椅脚腿枨连接处细部

苏式椅类家具腿枨连接处用贯通榫的较多,其中甚至还有将榫端伸出的做法。仍以王世襄先生收藏的紫檀木扇面形南官帽椅为例,其椅腿与下部脚枨之间连接用的是贯通榫,且将榫头伸出(图 11),为什么呢?这有 3 方面的解释,其一是可以增加强度,特别是此椅的前腿枨作成扁平状,可以兼作脚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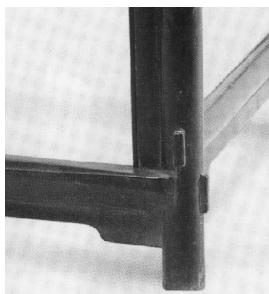


图 11 官帽椅椅脚处出榫



图 12 格角榫形式



图 13 格肩榫形式

Fig. 11 Exposed tenon of an official-hat-chair Fig. 12 Detail of a mitered tenon Fig. 13 Detail of a double-mitered tenon

夹头榫是桌案腿足与牙条、桌案面连接时常用的结构形式(图 14),其顶部榫头与案、桌面接合(但不贯穿案面、桌面),腿足上端开口用以嵌夹牙条,同时其外皮削出斜肩。连接后,案、桌面与腿足有着很强的连接强度,并且腿足能够很好地把案、桌面的重

用,自然在强度上会对腿枨要求更高一些,而贯通榫(包括出头榫)由于增加了连接部位的接触面,比暗榫强度要高;其二是伸出的榫头可以形成视觉上的一个小细节(在整个家具较为光素质朴的情况下,这一细节能够成为一个难得的看点);再者就是此椅为紫檀木制作,而紫檀在所有硬木中“性”是最小的,换言之,就是没什么“脾气”,在空气湿度发生变化时不易变形或开裂(家具榫卯不外露的原因之一就是怕其随湿度变化而导致变形或开裂等缺陷)。况且,紫檀木断面往往光润,即使其榫端外露也不会引起视觉上的不适。

出榫的做法是一种坦率,是江南文人“宁朴无巧”主张的一种具体体现。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只有当木工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匠人们才能够游刃有余地做到这一点而不显出半点的生、怯。

3.2 其他构件的连接处细部

苏式桌、案、几、柜等家具中,视部位的不同,常用到格角、抱肩、格肩、夹头等不同的榫连接结构,使其连接处更美观。

由零件构成平面部件的时候,将相垂直的构件接触处做成斜角(常为 45°),可以避免榫端外露,增强制品的尺寸稳定性,增加其美观性。像桌面、椅面、柜门、屉面等的“攒边”手法,其角部就用了这种形式,整个平面上就会既有直线又有局部的斜线,丰富了视觉元素。除此,甚至是椅子的券口牙子,也常常做出格角的形式(图 12)。桌、几等家具中有高束腰时,其采用抱肩榫,可以在牙子与腿足接触处形成斜肩,线条优美生动。

桌、椅、凳的横枨,柜身和柜门的横带与立柱的结合,也常采用“格肩榫”形式从而在 2 个垂直构件间形成斜线(图 13)。

量分布传递到 4 个腿足上来。

苏式不出头椅子的垂直构件(鹅脖或椅前腿的上段)与扶手间的连接、靠背搭脑与椅后腿间的连接,也有许多细节值得玩味。连接处常用挖烟袋锅榫的手法,形成如图 15 的细部,这样扶手末端使用

时非常适手、安全,又秉承了一贯的坦率主旨,而在形式上则比出头椅的细部更加内敛、温润。

总之,苏式家具构件间的连接形式丰富了整体的视觉效果,给整体简洁的艺术风貌增添了一些趣味性细节。

3.3 接合部位金属件的使用

有些家具的连接处相对薄弱,这时为了提高制品的牢固度,有将金属件用于加固的做法。例如苏式黄花梨圆后背交椅,在每一连接点,都采用了金属件加固的做法(图 16、图 17)。交椅的活动节点处是用金属做轴的,其他连接处采用同样材质的五金件,整体上非常协调;圆形靠背因是由多个木料挖制加

工后用榫卯连接的,其接合处是最容易受到损坏的地方,加之椅子在使用中存在不确定的动态载荷,节点处更易受到损坏,更需要采用一些独特的手段来保证其牢固性。金属件包扣住接合部位后,这种受损的可能性就小了许多。正因为如此,传世的圆后背交椅,有些虽然藤屉都已损坏,可其木质框架却能保持完好无损。换一个藤座面,一把精致的交椅就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

再如图 18 中所示,该箱上面四角都镶了铜件,进一步加固了箱榫的结构,并在外观上形成了与正面的面页、锁件以及侧面的拉环的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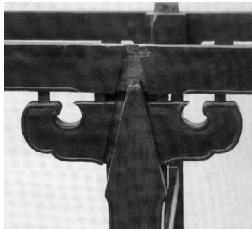


图 14 插肩榫结构
Fig. 14 Inserted shoulder joint



图 15 椅扶手末端细部
Fig. 15 The end of an armcha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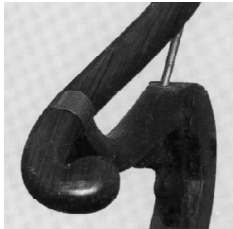


图 16 金属加固之一
Fig. 16 Corner strengthened by metal parts



图 17 金属加固之二
Fig. 17 Chair's back strengthened by metal parts

4 其他细部

4.1 家具边缘细部

翘头案等的边部(图 19),更加实用,因为当案上放置物品时,由于有了翘头的制约而不容易从侧边滑出。当翘头构件包住板件的端面时,则可避免榫头暴露在空气中可能引起的木材缺陷。



图 18 木箱角部包镶铜件
Fig. 18 Corner of a chest covered with copper p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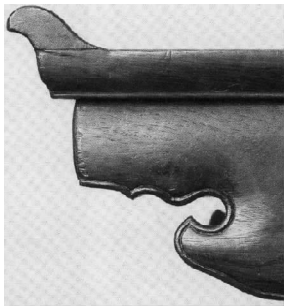


图 19 翘头案边部
Fig. 19 Everted flanges of a recessed-leg t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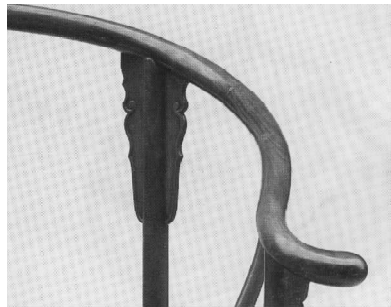


图 20 圈椅扶手末端外弯形式
Fig. 20 Multi-curves of an armchair

案、桌面边线为圆弧形时,有时会将下部帐档做成“包脚”(也称“裹腿”)形式,以形成呼应的关系(图 21)。

4.2 近地和接地部位的细节处理

苏式案类家具中有的是在近地端安装有托子的,它是一种横木(图 22)。托子接地处稍向上拱起,一是可以避免因接地面的不平整而导致的家具不稳定,二是接地面减小有利于避开地面的湿气,减

少构件朽坏的机会。

苏式圈足香几等家具,其底部安装有托泥,较小的家具器件如香几、炕桌等,其托泥的最末端常有小足,与地面接触的面积相对更小,更易于避免湿气从而延长寿命(图 23)。

苏式家具近地和接地部位采用托子和托泥等细部形式,常常在视觉上增强了其整体感,例如圈足香

几下部的圈足与上部的圆形几面互相统一,而长条形的托子则强化了桌案高雅端庄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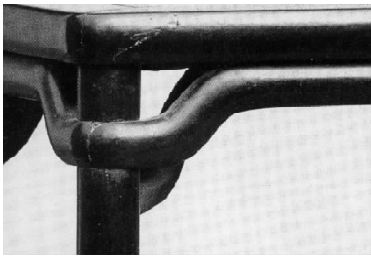


图 21 裹腿形式

Fig. 21 Humpbacked stretc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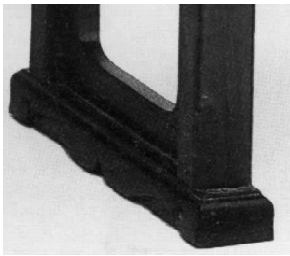


图 22 桌案的托子

Fig. 22 Side floor stretcher of a t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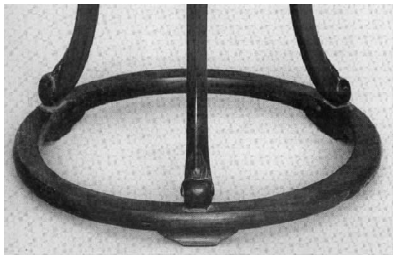


图 23 带小足的香几托泥

Fig. 23 Circular floor rests of a stand

上述近地和接地部位的细节处理对延长整件家具的使用寿命也有很大的意义。当托子或托泥因岁月长久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腐朽损坏时,只须换个托子或托泥即可,则可以实现家具主体零部件寿命的延续,从而使其能够做到世代相传。这一点在资源日趋紧张、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的当前,更具有借鉴意义。

5 结 语

苏式家具的细部,对于丰富其局部乃至整件家具的视觉效果,提高家具的使用安全性与舒适性,增强制品的耐用性、稳定性,延长其零部件及整件制品的使用寿命,增加家具的艺术效果等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之处。它们处处都凝结着匠人们的智慧与巧思,是构成苏式家具艺术特色的一个重要但却常被忽视的一个部分,有时甚至是苏式与广式等其他家具差异之所在。苏式家具的细部处理意匠,对于当今的家具设计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胡景初,戴向东. 家具设计概论[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9:45-47.
HU J C, DAI X D. Conspectus of Furniture Design[M]. Beijing: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1999: 45-47. (in Chinese)

[2] 刘建龙. 明清家具[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LIU J L. Furniture of Ming & Qing Dynasties[M]. Shanghai: Shanghai Publishing House of Fine Arts, 2004. (in Chinese)

[3] 胡德生. 中国古代家具[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114-117.

HU D S. Ancient Furniture of China[M]. Shanghai: Shanghai Publishing House of Culture, 1992: 114-117. (in Chinese)

[4] 朱家潘. 明清家具[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21.
ZHU J J. Furniture of Ming & Qing Dynasties[M]. Shanghai: Shanghai Publishing Ho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2: 21. (in Chinese)

[5] 濮安国. 明清苏式家具[M].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
PU A G. Su-style Furni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M]. Hangzhou: Zhejiang Photography Publishing House, 1999. (in Chinese)

[6] 濮安国. 苏式家具与广式和京式家具[J]. 收藏家,2002(7):9.

[7] 赵广超. 一章“木椅”[M]. 香港:三联书店,2007:123.
ZHAO G C. Chapter of Wooden Chair[M]. Hong Kong: San Lian Bookshop, 2007: 123. (in Chinese)

[8] 李赐生. 明清家具造型设计中的节奏与韵律美[J]. 西北林学院学报,2007,22(2):176-178.
LI C S. Rhythmical beauty of Ming and Qing furniture[J]. Journal of Nor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2007, 21(2): 177. (in Chinese)

[9] SETH S. Designing Furniture—from concept to shop drawing: a practical guide[M]. Newtown, Connecticut: The Taunton Press,1989:120.

[10] 王世襄. 明式家具珍赏[M]. 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87:39-41.
WANG S X. How to Enjoy Ming-style Furniture[M]. Taipei: Art Book Co. Ltd, 1987: 39-41. (in Chinese)

[11] 濮安国. 试论“明式”和“苏式”家具[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1(1):15.
PU A G. Tentative study on Ming and Su style furniture[J]. Journal of Nanjing Art Institute: Music & Performance, 1981 (1): 15. (in Chinese)